



“父母皆祸害”，这是一个拥有近7000名成员的网络讨论小组的名字。在这里，一群80后子女用“祸害”一词形容他们的50后父母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们绝对不会让父母知道。

父母皆祸害？

既亲近又疏远的两代人

28岁的方馨加入“父母皆祸害”网络讨论小组之前，已向父母“宣战”了14年，手段包括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上大学，不看春晚，不按时吃饭等。最后一场大型“战役”爆发于一年半前，导火索是父母认为她该做妈妈了。

成为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的一员后，方馨不再纠结于自己的“大逆不道”。和这个根植于文青

大本营豆瓣网内，拥有近7000名成员与一个惊悚名字的讨论小组相比，她与父母的“战争”根本不值得一提。

小组连组规都充斥着旗帜鲜明的战斗性：我们不是不尽孝道，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。在孝敬的前提下，抵御无知、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。那些击中两代人关系痛点的帖子，总会迅

速引起强烈共鸣。

这些虚拟的硝烟都是单方面的。据组内调查，该小组成员的普遍背景为：生于1984年之后，相信世界以自己为中心；从小便接触网络，没什么不可接受的观点，也没什么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
而他们的父母多为小学教师，爱看春晚，不擅长使用网络，

几乎没有加入小组打“自卫反击战”的可能。

这些常被喻为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父母，却让子女绝望地感到“逃得掉沉闷无趣的小学，却永远也别想从父母那里毕业”。

50后与80后，这两代人的关系身不由己地变得既亲近又疏远。

“顺我者昌逆我者咣”

“父母皆祸害”出自英国作家尼克·霍恩比的小说《自杀俱乐部》，少女杰丝在姐姐出走后，与陷入神经质的母亲及任教育部长父亲关系愈发紧张。在小说自己失败的青春时期，杰丝如是说。2006年，张坤将这本小说翻译成中文，并推荐至豆瓣网。

2008年1月，一名豆瓣网友邀她加入其新成立的小组，并担任小组管理员，组名就叫“父母皆祸害”。

张坤接受了任命。作为资深

豆友，在上海某英文报任文化记者的她并没觉得这个小组离经叛道，她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一代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方式。在这里，话题每天都在更新，主题旗帜鲜明地集中于一点：如何“对付”父母？首页上，几篇被视为经典且指导性强的帖子长期置顶——如何高效地 anti-parents (反父母)？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失败人生；你是否在重复父母的错误……

父亲节前，另一个热衷玩投

票的社交网站开心网做了一个关于两代人关系的调查，投票结果显示，50后这一代父母最大的问题是：控制欲太强，不尊重子女隐私。

不过，这些都是网络世界中的抱怨，这是一场不对等并且趋向于自我封闭的“战争”。

两年多来，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只迎来过一名“敌军”：一名高一女生的母亲。这名会上网的母亲发现女儿与她的交流越来越少，关系越来越冷淡，特地找上

门来，试图与女儿的同龄人交流。

小组成员没有给她机会，他们“驱逐”了这位母亲，理由是：这儿的组员都是一群受过父母伤害的孩子，他们只想互相取暖，不需要和解。

方馨一直在小组里潜水，在现实世界里，她从没有以“敌方”的形象出现在父母面前，也绝不会像同龄人在网络中所呈现的“顺我者昌逆我者咣”般盛气凌人。

小学老师的孩子“特倒霉”

方馨从反抗父母不让熬夜看书、不让涂指甲油等鸡零狗碎的“游击战”升级至一场有预谋、有计划的“持久战”，分水岭出现在小学高年级。

在一节讲鲁迅作品的语文课上，方馨举手向任语文老师、班主任的母亲就一处表述提出质疑：“要么是鲁迅写错了，要么是国家教委编错了！”母亲当场发飙：“鲁迅怎么会错？！国家教委怎么会错？！”

坚决不认错的方馨最终受到最高处罚——在全年级学生面前高声朗读检讨书，重复三遍：“是我错了！”

方馨的父亲是铁路火车司机，按规定的时间睡觉，按规定的时间起床，规定的速度开车。他不能忍受既定的生活节奏和规矩被打破，比如女儿看书入迷，总不愿按时睡觉、

吃饭。

这是一对50后父母的典型面孔——

他们受教育不多，与80后子女可交流的话题，和路人甲、路人乙在旅途中相遇时的寒暄没多大区别；他们已习惯于生活、就业、房子、生育全部被国家有计划地安排好，也就习惯性地想为子女安排好一切。

初中毕业后，方馨成功考入外地重点高中，如愿以偿地开始独立生活。每周，她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信，全是标准的小学生作文体，比如，“香港准备回归祖国大陆了，我和你爸爸都为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”；“你即将迎来高考，我们都为你的刻苦学习精神感到骄傲而又担心……爸妈相信你一定会长成国家的栋梁”。



更有组员回忆起往事怨气难平，“卷子还是热的，我妈就把我叫去大骂一顿”。也有目击

者称：“老师的孩子特别倒霉，父母老拿班上或年级第一名跟她们比。”

两个时代的“对峙”

作为管理员，张坤的职责是删除带人身攻击的过激帖，调节组内气氛。不过经她手的删帖不多，在她看来，这个小组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发泄。“许多人的困境很相似，这是两个时代的对峙。”

2000年，方馨考入北京某名校。两年后，父母到北京看她。方馨想带他们看话剧，母亲却要求先去天安门和毛主席

纪念堂。在毛主席的水晶棺前，母亲哭了。她说：“当年我作为红卫兵串联到北京，还幸福地亲眼见到他在天安门上招手。”

这一烙印还表现在——

母亲像患有强迫症似的，每次非要将粘在电饭煲、碗沿甚至掉在桌上的饭粒收集起来吃掉才罢休。

父亲像跟电有仇，会定时

检查家里开着哪些不必要开的电器；每天晚上7点，父亲只允许客厅亮一盏台灯，在昏黄的光线里一动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。

在方馨的“持久战”硝烟渐逝时，22岁的江焯刚展开与父母的“战争”。2006年，她被保送到浙江大学，然后开始海量看书、看电影、泡豆瓣网，并且很少与家人联系，父母对

此大为光火。

在就业选择上，两代人的逻辑也是“鸡同鸭讲”，最终的妥协方案是，江焯必须保证毕业后进入一个稳定的单位，最好是公务员。

“我都没办法跟他们解释，‘单位’在英文中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儿，这是一个即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概念。”江焯说。

2004年，方馨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后，一度缓和的家庭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，起因是父母执意搬到北京同住，将家乡的房子卖掉以供女儿女婿提前还完房贷。“好几十万的高房贷啊！”父亲说，他至今都不习惯讲商业贷款，“欠人家这么多钱，你们晚上睡得着吗？”

对金融工具的抵触是50后父母的“生理性”反应。大多数普通的50后父母至今还住在单位的福利房里，不习惯欠钱，不用信用卡，不敢透支未来。眼下，他们却又纷纷承担起子女们在大城市最头疼的立足成本——房子。在开心网组织的一次调查中，80%的参与者承认，首付甚至全额房款都来自父母。

可以说，很多50后父母代替他们刚“出道”的80后子女，成了天价房时代的“房奴”。

方馨与丈夫抗拒用父母的钱，对长期共同居住也感到纠结。来北京居住不久，母亲就催方馨生孩子，并在做完所有的家务之后，拿出毛线为不知何时才会出生的外孙织毛外套。“以前，集体主义是他们的信仰，现在，儿女成了他们唯一的信仰，”方馨说，“母亲总说，父母活着的意思，就是为子女服务。”

方馨最终决定要孩子，缘于计划外的怀孕。如今，“很多矛盾都轻易地被肉乎乎的婴儿解决了”。方馨笑说。

生产后，方馨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女儿身上——托同学从香港寄奶粉，甄选婴儿早教机构，极力劝说父母不要一次性还清房贷，将手头余钱买学区房，尽力让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学校。“母亲那时就笑了。”方馨说，“说我还不是和他们一样，将自己期待的模样，早早就强加到了她可怜的外孙女头上。”

当妈妈的方馨每天上网的时间大大减少，她也很少再去看“父母皆祸害”小组了。“父母皆祸害”的管理员张坤注意到，两年里，小组成员的流动性很大，活跃的组员总是一拨一拨的，每天都有新人加入，每天都有人悄悄离去。

江焯还在里面潜水，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她就看着，不说话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她一如既往地父母的骄傲与精神支柱。和几乎所有组员想的一样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告诉父母世界上存在过这样一个小组，而且，她还是其中的一员。

(应采访者要求，方馨、江焯为化名)

(据《南方周末》)

儿女是唯一的信仰